

天武
傳則

雷家驥 著

人民出版社

武则天传

雷家骥 著

人 民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:陈鹏鸣

装帧设计:尹凤阁

版式设计:诸晓军

责任校对:严呈华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则天传/雷家骥著.

-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1.11

(中国历代帝王传记)

ISBN 7-01-003454-0

I. 武… II. 雷… III. 武则天(624~705)-传记 IV. K827=42

武则天传

WU ZETIAN ZHUAN

雷家骥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)

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1年11月第1版 200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19

字数:458千字 印数:1-5,000册

ISBN 7-01-003454-0/K·697 定价:39.00元

NAA 26 108

自序

武则天是一个富有传奇性和争议性的历史名人,以我拙笔,实难论述得淋漓尽致,恰如其分,然而我却有两次机会撰写她。

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,电视剧“一代女皇”在台湾掀起了一股热潮,斯时也,文友雅集,街谈巷议,几莫不以则天为话题,而对她讹传神化者亦众。与朋友谈辩之余,慨叹迄今无人专文讨论她的精神心理,致使她的某些面目行为终未让人得以充分理解,于是继我在博士论文探讨武则天的政治问题之后,草成《狐媚偏能惑主——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分析》一书。该书撰写时,我怀疑则天是一个权威人格者,可能有妄想心理,甚至已出现了迫害、夸大、宗教、色情等妄想症状;不过经研究并与医生朋友讨论过后,我的结论趋于保守,认为尽管她可能有某些心理问题,但可资证实的史料严重不足,充其量仅能判断她是一个人格失调者,也就是人格具有异常的倾向。回首我下此论断,已经是 20 年前的事了!我以为则天与我的缘分已到此为止,挥手与别,再也不写她了。

世事常有出人意外者,1998 年春,陈鹏鸣博士突然捎来一简,代表人民出版社特约我撰写《武则天传》。由于多年没有接触则天,研究兴趣和教学范围亦已转移,且大陆唐史高手如林,不假外求,所以踌躇久之,未便遽允。该年秋冬,我赴北京大学历史系及中古史研究中心游访,鹏鸣博士专程来邀,并详告以理由,意恳拳拳,令我感到的确有用另一种角度研究则天,促进两岸学术交流之必要,于是甘从驱使。大鹏不鸣,鸣则动人,鹏鸣博士是一个成功

的游说者！及至我在北京蒙荣新江教授师生协助收集资料，赴西安又蒙史念海、马驰两先生惠赠《全唐文补遗》等多种书籍之后，始知接受稿约无异“上了贼船”。盖大陆在此20年间，为武则天召开过几次国际学术研讨会，拍过电视剧，发表专书论文之多，出土文献之富，掀起热浪之大，实非台港岛隅昔日可比。文章彬彬焉，人才济济焉，要消化他们的大作高见已非短期可就，遑论如期撰写，是以不免自责无知而轻诺！

我将文献资料带回台湾，课余全力研读，然后动笔撰写，期间几乎足不出门，日夕对着电脑，孜孜然如老僧面壁，中遇两次大地震，屋墙撕裂，架阁倾毁，整理重修耽搁了一些时间。如是者两年，终于在她被推翻1297年后的当月，我的《武则天传》终于能与读者见面了，而心力也几乎为之耗尽。

这次写则天与20年前不同，这次的构想是写全传。我所读的彬彬文章，主题多有偏好，立场常显鲜明，或为精微的研究，或作高明的评论，要之对则天的成长过程与心理发展，婚姻关系与家庭角色，行为模式与掌权经过，国际战略与国家安全，以至内政——包括政策措施、财政经济、人口流动、社会变迁、文化教育以及宗教关系等，多欠深入而全面、系统而中观的论述。当然，这牵涉到“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”的问学境界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如何调和，的确是知之非艰、行之为艰之事，曲学如我，益感困难。另外，传记史学对传主的通盘思考特别重要，此指导思想若掌握不当，则对所写人事尤易失中。学者们对武则天是一个人，一个有多重角色的女人，一个开国皇帝也同时是亡国皇帝的认知，似乎犹未予以足够的重视，遂使众多鸿文产生了各是其是、各非其非之见。于今我撰写她的全传，对此都作过一番思考，努力以求周延。

文哲家常说追求真善美，但是善美属于道德和艺术层次，文哲家事实上已经不易臻至。对史学而言，善美属于后续思维与探求，

而史家则以求真——研究事实真相、探求变化真理——为首务，及其至也，即臻善美的境界。因此，我在书中不逞文词之美，不取怪力乱神“可读性高”的传说，却因则天早期史料极少而不免多所考证，或见于正文，或附于脚注，如考证则天原名约，一度名明空，享寿 81 岁等等，编辑部亦认为有保持冗考赘注的必要，以示有征可信。或许令读者觉得质木无文，或者读来有点累，但余岂好辩哉，不得已也，尚请见谅！

传记史学求真之后犹须能传真，拙笔如我，且不得不写传记文学，故诚是一大考验。我的文笔和论述方式或许不能尽满人意，但已在传述真相的原则之下，尽量深入浅出，避免过分的经院派或小说家写法。不过，为了传真，本书引用诏令奏疏时，仍然全依或节录原文，以传真相；而引述时人谈话时，则为了使读者易懂，故在忠于原文的原则之下，有时作了一些点窜润饰。这是太史公的长技，邯郸学步，固亦有因。此书之所以不能全为白话文，盖亦不得已也。

无论如何深入浅出，本书事实上仍属学术性的论述，因此读者对当时的历史可能需要有一定的背景知识，才易于完全掌握本书所论述的武则天种种问题。读者读后或许会有一个疑问，为何我不给则天作一个总评？这个问题事实上连唐人也做不到，而现今不少武则天研究者则更是立场明显，对她爱恨分明，不免有失史家的价值中立。前面我说则天是一个富有传奇性和争议性的人，她一生行事甚多，角色复杂，你从某种角度看就会有某种角度的评价，甚至评价可以完全相反，例如从太平公主角度看，则天是一个宠她的慈母，从她嫡二哥废太子李贤的角度看，则天却是严母乃至苛母，而从她的庶兄姊角度看，则天更是不折不扣的虐母。同是母亲，慈爱、严苛与虐待集于一身，要如何评论？作为一个君主，类似的争议和评价将更复杂，有谁能简约地告诉读者，则天威权独任、

纵横捭阖一生,她是因何被推翻的?为何覆亡于亲生子女以及亲自提拔的高干手上?这群人之反叛仅是因权利熏心、富贵自保吗?我看事有蹊跷,理不尽然,盖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背后常有复杂的因果关系网,不宜一言概之,化而约之。我既然已从各方面给则天作了论述,因此对这样一个争议性巨大而又不易总评的人,思考良久,认为实无必要为她作总评,勉而为之亦将吃力不讨好,并且剥夺了读者独立思考的空间。春秋批判是经学家的思维,朝野月旦是名士的能事,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故技,我非经家,也非名士,更非说者,只是向往太史公“欲网罗天下放失旧闻,考之行事,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”的学者而已。假如能考明则天的行事,重建其真相,从而解释出她成败兴坏之真理,则是任务已完成,固所愿也。总评,就让它如乾陵无字碑一样,成为空白篇吧!

雷家骥(跃之)

目 录

自 序	雷家骥(1)
第一章 武氏家世	(1)
一 文水武氏的家世	(1)
二 武士夔传奇性的发迹和发展	(6)
三 武、杨家族与婚姻	(14)
第二章 武氏的人格与初入宫	(22)
一 武氏的生卒与名讳	(22)
二 武氏的早期经验与人格发展	(32)
三 入宫后的人格成长与成熟	(38)
四 贞观皇帝的情感世界及其与武才人的关系	(45)
第三章 二度入宫及初期发展	(53)
一 二度入宫的原因与背景	(53)
二 “秽乱春宫”如何说	(64)
三 二度入宫的真相	(74)
第四章 皇后之路	(86)
一 狐媚偏能惑主 蛾眉不肯让人	(86)
二 后贞观时代——永徽政局的危机	(97)
三 永徽政局的阴暗面和皇后废立的贿赂关说	(106)
四 皇后的废立	(115)
第五章 从皇后到二圣:武后个人权威的发展	(123)
一 初驯狮子骢:清除内宫隐忧	(123)

二 再驯师子骠:外朝初整肃	(130)
三 从皇后到二圣:三驯师子骠的结果	(137)
四 从二圣到天后	(154)
第六章 武后的家庭角色和母仪	(161)
一 武后与本家亲戚	(161)
二 武后在夫家的母权伸张与母仪	(169)
三 家庭虐待:武后与她的非亲生子女	(177)
四 武后支配欲下的亲子关系	(181)
第七章 天皇晚年局面与太后临朝	(204)
一 天皇晚年局面与天后的权力焦虑	(204)
二 天皇之死与授权之变	(217)
三 太后专权与废帝杀子	(224)
第八章 政权斗争:临朝与肃反	(234)
一 扬州兵变与裴炎之狱	(234)
二 告密风起与反对运动的镇压	(244)
三 宗室联反与燕啄皇孙	(258)
第九章 大周革命	(268)
一 天意与符瑞:革命的意识形态与行动	(268)
二 佛教、群众运动与革命措施	(278)
三 旧王室的处置	(286)
四 反对力量的沉潜	(295)
第十章 女皇的治术:神道设教	(302)
一 天人感应致太平	(302)
二 佛教政治:弥勒降生和轮王政治	(312)
三 神道教化的设施	(319)
第十一章 女皇的统治风格	(329)
一 威权独任	(329)

二 挥舞革命刑柄及其后果	(338)
三 眯目圣神皇:赏柄的运用	(358)
第十二章 大周的政治、经济与财政	(368)
一 大周政治、人才与政风	(368)
二 大周的户口与经济	(379)
三 大周的财政	(389)
第十三章 大周的国防外交	(399)
一 女皇统治前的国家形势	(399)
二 大周西边、西北边的外交、战略与军事行动	(417)
三 大周北边的国防与外交	(431)
四 大周国防外交的检讨	(446)
第十四章 大周的社会与文化	(463)
一 重役下的吏治腐败、人口流动及社会安全	(463)
二 社会冲击的其他因素和后续发展	(479)
三 女皇与礼俗、教育及其他社会文化	(492)
四 女皇与宗教	(501)
第十五章 情夫、亲子与侄子:女皇晚年的感情与危机	(520)
一 女皇的第一个情夫	(520)
二 张氏兄弟与控鹤奉宸	(524)
三 亲情的纠缠:一家两系的继承问题与情夫的介入	(530)
四 情夫与家属危机以及政治危机	(541)
第十六章 神龙政变与大周覆亡	(552)
一 危机爆发:情夫惹祸与女皇引火	(552)
二 谁反女皇	(564)
三 神龙摆尾:女皇的末路	(577)
附:征引书目	(590)

第一章 武氏家世

一 文水武氏的家世

平林漠漠烟如织，京城长安笼罩于黄昏暝色之中，使者一行来至应国公宅。应国夫人杨氏率其家人拜舞接旨。使者展开诏书宣读：

于戏！惟尔武士彠第二女，幼习礼训，夙表幽闲，胄出鼎族，誉闻华闾，宜遵旧章，授以内职，是用命尔为才人。往钦哉，其光膺徽命，可不慎欤！^①

这年是大唐贞观十二年（638），武士彠第二女明空，行年十四岁。^②她奉诏入宫，使大唐国祚改写的命运，正悄悄地步上了历史的舞台，中国历史也展开了空前绝后的一页。惟一的女皇帝——是开国皇帝，同时也是亡国皇帝，而且是一个迄今仍有争议的女皇帝，将从此揭开她自己乃至国史的新里程。

大唐开国至今已经二十一年，王室婚姻，皆取当世勋贵名臣的子女为对像。^③武明空的父亲故利州都督、应国公武士彠是十六

① 武则天的册文已失，今参考《唐大诏令集·册萧嫔女为才人文》易名而写，25：81（前码是卷数或册数，后码是页数，下同。）台北：鼎文书局，1978.4再版。

② 武则天的名字、生卒年龄、入宫时间等问题，请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于此不赘。

③ 《新唐书·高俭传》，95：3842。本书所引正史皆据台北：鼎文书局，1985.2四版。

位“太原元谋勋效功臣”——唐朝开国功臣——之一。武士彠于隋朝炀帝大业十三年(617)追随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，一路攻入关中，占领西京长安，建立了唐朝，年号武德。武德元年(618)八月六日，皇帝论功行赏，分太原起义干部为两等功臣，均赐以“太原元谋勋效功臣”的勋号。其中第一等功臣只有两人，第二等功臣则有十四人，武士彠名列二等功臣，当时他的职官是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尚书省兵部的库部郎——亦即兵部四司之一库部司的司长。^① 库部司职掌全国武器军备设施的政令，司长位列正五品，属于政府的清要官。当时国家初建，群雄并列，战争方殷，士彠掌管全国的武器军备设施，位任可谓重要。

武士彠是功臣，当然有“勋”；但是库部郎位任纵然重要，却也还算不上是“贵”。直至武德三年(620)，士彠升为正三品部长级的工部尚书，同年武德皇帝将军队作了一次调整，把关中的主力部队划分为十二军，各给予军号，原驻在醴泉道的改称为并钺军。武士彠大约在这时曾经一度兼统此军为军将，稍后又以本官检校右厢宿卫的禁军。^② 唐朝官僚制度，三品以上就是国之大臣，掌握大权的行政中枢是尚书省，由尚书令、仆射和六部尚书组成权力核心，世称八座，而工部尚书即是尚书八座之一，可见武士彠已经跻身政府高层。十二军是唐朝政权的核心理力，士彠兼统其中一军，甚至又指挥右厢禁军，更见武德皇帝对他的信任与重用。也就是说，从武德三年以后，武士彠已经名符其实的是“当世勋贵”，所以其女日后被召纳入宫，应不至于意外。

不仅如此，武氏在太原附近的文水县聚族而居，士彠的兄弟和

① 《唐会要·功臣》(台北：世界书局，1968.11三版)说他官库部郎中(见45:799)，其实唐初沿用隋制仍称为库部郎，至武德三年才改称郎中。

② 参《册府元龟·环卫部·忠节》(626:3319中；台北：大化书局，1984.10)，又十二军详《新唐书·兵志》。

宗人对唐朝的开国也有一定的功劳,而成为“太原元从”。

他的长兄武士稜原来务农,追随起义,官至司农少卿,封宣城公,武德皇帝利用他的专长,令他常居苑中,主持农圃之事。士稜之子君雅袭爵,官至铠曹参军,其子希玄后亦袭爵,为贞观皇帝的右勋卫。^①次兄士逸也有战功,武德初为齐王府户曹,封安陆县公,后来累授益州行台左丞。^②又有文水宗人武恭,也是唐朝元从,制授谏议大夫。^③

可见文水武氏可能有一批人,因为武士護之故,追随武德皇帝李渊太原起义,立有大小不等的功勋,至此都已做官。是则文水武氏在唐初政坛,应有一定的分量。后来李敬业起兵反武,骆宾王为他撰写《讨武氏檄》,声讨当时临朝武太后之罪,竟至说她“地实寒微”,实际上是政治宣传的因素居多。

不过就社会的角度看,骆宾王的说法事实上也颇有他的根据,不至于完全诬蔑武家。中国从魏晋南北朝以来,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阶级,他们世代做官,依照他们世代官位的高低,高的形成了大士族,或者称为世族、大姓、高门,次者成为小姓,先世没有做官

① 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·武氏》(74上:3136—3144)所列士護兄弟辈均以字行,近今出土《大唐故右勋卫宣城公武君墓志》(见周绍良编《唐代墓志汇编》,页131。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2.11第一版),应是士護长兄士稜之孙武敬道之碑,因为其祖孙三代字行、籍贯、官爵皆与士護家族相及。据此志,士稜应名稜,官至司农卿,赠潭州都督,儿孙皆袭其爵。子名雅,《宰相世系表》作君雅,疑是其字。孙名希玄,字敬道,《宰相世系表》未列其人,但谓武士雅有敬真、敬宗二子,疑漏列敬道。敬道死于贞观二十年,葬于长安,今姑附述于此。

② 二人附见两《唐书·武士護传》,《新唐书》谓士逸封六安县公。《攀龙台碑》则谓士稜封宣城郡公,士逸封安陆郡公,授行台左丞相;当时无行台左丞相之官,故应是误。

③ 参梁恒唐《谈武氏家族的起源与繁衍》,及其所引武客与武则两碑,见赵文润等编《武则天与偃师》(天津:历史教学社,1997.12);同文又收入赵文润等编《武则天研究论文集》(太原:山西古籍出版社,1998.11)。

的则是寒素。^① 世族高门掌握，甚至垄断了社会和政治的资源，即使到了南北朝后期和唐朝前期，他们的家人已经很久没有做官，但是其社会地位也还没有消失，仅只是政治上的衰败门户而已，一般人仍然不惜花大钱和他们的子女结婚，攀附他们的门第。这种现象世称“卖婚”——就是买卖婚姻。中国人好面子重身份，只要能力所及，对婚丧二事大都极尽奢华铺张，自古已然。唐朝人选择婚姻有三个标准——门第、财富和功名，而以门第为第一优先。^② 如今为了抬高自己身份，不惜慕人祖宗，攀附他人门户，所以武德皇帝之子贞观皇帝——也就是著名的唐太宗——在即位后对此风气极为痛恶，予以严厉批评，说是无礼和无耻，下诏修《氏族志》，必须以尊“崇我唐朝人物衣冠”作为评定门第的标准，书成颁行于天下；然而社会观念植根已深，风尚依旧，也没有为之改变。^③ 这一年正是明空奉诏入宫之年。

依照这种社会观念与标准，武家的确不是高门大姓。

根据后来李峤奉大周女皇敕令所写的《攀龙台碑》^④ 和《新唐书》卷七四上的《宰相世系表》所述，武氏系并州太原郡文水县人，出自姬姓，是周平王少子之后。因为周平王少子生时手上纹理有一“武”字，后代遂以武为姓氏。降至武明空第八代祖武念，官拜北

① 笔者以为贵族地主、庶族地主之类分法似不尽宜于中古的社会观念，或许士族、小姓与寒素的分法比较接近当时的情实，其分法可参毛汉光《中国中古社会史论》（台北：联经公司，1988.2），31—50。

② 参李树桐师《唐人的婚姻》，收入其著《唐史索隐》（台北：台湾商务，1988.2初版），224—262。又牛志平《唐代婚丧》（西安：西北大学出版社，1996.8）谓条件有四，加“注重礼法”，实质门第之能长久不衰即与礼法有关，故不必另为一条件；至于又谓重资色、才艺、情爱、品德等，应只是一般条件，甚至因论证不足而仅是泛论而已，25—30。

③ 《唐会要·氏族》，36：664。

④ 见《全唐文》（台北：大通书局，1979.7四版），249：3183—3191。

魏洛州刺史、归义侯。七代祖武洽，官至北魏平北将军、五兵尚书、晋阳公，别封大陵县。此下五代祖武克己、高祖武居常，皆曾袭继寿阳公之爵。大陵在隋朝改称为文水，故成为文水县人。

又据《宰相世系表》，武明空从七代祖武洽以下，直系均有任官的记录：

六代祖神龟为祭酒，
五代祖克己为本州大中正、司徒·越王长史，
高祖居常为北齐镇远将军，
曾祖俭为北周永昌王谘议参军，
祖父华为隋东都丞，
父士夔为唐工部尚书，封应国公。

基本上，除其父亲以外，即使所载是真的，武明空自第五代祖以降，所任都是幕佐之官，算不上是显宦之家，因此也算不上是阀阅高门。不过，除非有史料可以推翻《宰相世系表》的记载，否则文水武氏尽管不属于高门大姓，但是也不至于如《讨武氏檄》所说的“地实寒微”。武明空“革命”当了大周皇帝后，曾于圣历元年（698）八月，命令侄孙武延秀入突厥和亲，突厥可汗默啜告诉来使说：“我世受李氏恩，欲以女嫁李氏，安用武氏儿？”并且移书说：“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！武，小姓，罔冒为婚，我为此起兵，欲取河北耳！”^①外国元首骂武周王室为“小姓”。小姓的社会门第不及大姓，但却也不至于寒素，或者可以反映文水武氏当时社会地位的真相。无论如何，文水武氏在当时传统社会中，仅能属于小姓等级的门第；但是在她入宫之后，则因是新贵而属于甲族，不过犹未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。

^① 《唐会要·北突厥》，94:1690。

二 武士彠传奇性的发迹和发展

武士彠是武华的第四子，乡里民间传说他是一个经营林业的木材商人；^① 不过《攀龙台碑》却说他出生时就有帝王之像，才兼文武，人格如何高，学识如何优，材干如何好，这么多优点令他名动当世，隋文帝屡加辟召，司徒杨雄、左仆射杨素、吏部尚书牛宏、兵部尚书柳述等公卿大臣，争相向他抗礼求教。李峤奉命写《攀龙台碑》之时已经是隋朝大周王朝的时代，此碑是女皇为颂扬其父武士彠——这时已追尊为“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”——人格功德之碑，后来唐朝史臣修撰国史之时，怀疑它和旧史有“过为褒词”和“虚美”之嫌，不足以深究，不免对武士彠的事迹大加删削，以至也有过为删削之嫌。

事实上，文水武氏是地方上的小姓，子弟们也不一定都出仕做官。根据史书的记录，南、北朝以降，高门子弟穷哈哈或无仕者，所在多有，不算稀奇。青年时期的武士彠，经营木材很可能即是他的生意之一，所以史书说他“家富于材，颇好交结”。近世有些学者据此推论武士彠以鬻卖木材为业，是木材商人，值隋朝屡兴巨大土木工程，因而致富，因此判断他是投机善贾之流。^② 经商致富之说，大抵可信。笔者以为，投机是善贾之能事，好交结应酬也是商场的常习，根据武士彠的发迹事迹看，他的确是能观时通变之人，这也正是他的长处所在，使他所以能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。

^① 参《太平广记·征应类》(扬州：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，1995.12)，137:279。

^② 参两《唐书·武士彠传》及陈寅恪《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》，《陈寅恪先生文集》(台北：里仁书局，1982.9)，276—277。

武士彠经商致富与隋炀帝即位后大兴土木以事建设有关,其中重大工程之一是营建洛阳为东京。大业元年(605)营建东京既是重大的工程建设,遂由尚书令杨素、纳言杨达两位宰相分别担任营建的正、副使——杨达后来就是武明空的外祖父。大约明空之父武士彠贩卖木材入东京,利用关系与财富,常与权贵交结,一时倾动当朝。其间,他曾招致杨素的猜忌,想构以祸端,幸亏他经商的优点适时发挥作用,因为交结广、神通大,得到杨雄、牛宏等权贵的营护而免于祸,从此深自隐匿,以求自保。无独有偶,后来女皇的情夫张易之兄弟,也曾利用他们的权势贩卖木材及其他买卖,为时人所侧目与批评,给女皇带来了危机。^①

杨素向来负冒财货,营求产业,在东、西二京和诸方都会处,置有物业以千百数,素为时议所鄙。^②是则士彠因为经商应酬而得罪了杨素,应有可能。总之,武士彠曾经得罪杨素而逃隐,极可能是一个事实,因为女皇革命之后,曾下制禁锢杨素及其兄弟的子孙,不许他们担任京官和侍卫,^③也许与此事有关。

士彠逃隐后开始注意局势的变化,及至隋炀帝大业七年(611)对高丽用兵失败后,国内乱局开始扩大,反隋起义逐渐蜂起。在这种环境气氛之下,士彠遂想到要出山,决定往事功方面发展。不论他的真正动机究竟如何,这时炀帝实行广募骁勇、扫地为兵的政策,士彠参与隋军,可见他是有意从军立功,以求仕宦的。

士彠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资历,出山后当上了鹰扬府队正。队正统领五十人,是府兵制的最低常制长官。《攀龙台碑》对武士彠在隋末的军事表现着墨极重,用以表彰父亲的军功,其目的是透过

① 详本书第十六章第一节。

② 《隋书·杨素传》,48:1292。

③ 表面理由是因为他们是逆臣的子弟,见《唐大诏令集·杨素子孙不得任京官敕》,114:597。